

# 《我以文字为业》

## 彭睿昕：文学的另一种可能

“我以文字为业”“三十年凿一石，尚未成型，无物之象不可见……”

翻开散文集《我以文字为业》，首先看到扉页这首小诗《心为静》，莫名地从心底生出一份感动，一份敬意，源于作者的坚持和虔诚。

勒古恩之于我并不陌生。几年前，我曾阅读过她的小说《黑暗的左手》，深深地被她的文字和想象力所折服。幻想，作为一种最古老的叙事性虚构极为普遍，然而，科幻、奇幻作品却从来处于传统文学的边缘。

“现实主义小说只针对特定文化才有效。语言、潜台词、日常生活中的所有细节，它们作为现实主义小说的实质与强度，对于另一时一地的读者来说却可能极为模糊。”“或许正是因为我们定义真实的方式存在着不同，于是有了虚构。”勒古恩在一篇演讲中讲述了幻想文学的价值所在。

现实主义的的确其人木三分而深刻，然而，对于差异化的存在，想象力“或许是唯一的方式，让我们能够了解彼此思想和心灵”。基于这样的认识，勒古恩接过了幻想主义的大旗，继卡尔维诺、马尔克斯、萨拉马戈等叙事性虚构文学巨擘之后再次发力，把这种学院派和文学批评家不屑一顾的非主流文学发展到新的高度。

《地海传奇》系列、《黑暗的左手》一无所

有。《寻获与失落》……一部部作品不断面世，勒古恩用科幻与奇幻，践行着文学的另一种可能——“能够看到与我们当下不同的生活方式”，穿过社会的恐惧之苦，穿过对技术的痴迷“去看到其他生存道路”。

“我明白，手中那块石头的分量”，虽“词不达意”，用心却“始终如一”。在《我以文字为业》中，我看到勒古恩对于科幻奇幻文学的深刻认识，也看到了有担当的文学大师的魅力所在。通过“对实际上不存在之物的心理表征”，传达给读者“对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更为深刻的认识。为此，她笔耕不辍，“把生命中最好的时光都付诸于这种努力”，以期“能够把握一种更大现实的现实主义”。

当然，勒古恩并不是超脱了现实，在这本散文集中，作者立足社会发展现状，还有更为现实、更为深入的思考。面对网络及数字化技术对纸本阅读的冲击，作家马原感慨“小说已死”，深度的文学阅读与思考已然式微。勒古恩也感受到了纸本书之没落，然而，她是乐观的，她拥抱科技带来的变化，并始终坚信无论是读者还是作者，“会有那么一小群固执而坚韧的人继续存在”。其实，她自己便是这群人中的一员，作为作家，她不迎合、不躺平，用一行行文字书写着她认为“本真且重要的东西”，在文学艺术的道德共同体中，她坚持“去写，去尝试写好”，担负起一个作家的时代使命，也让作为读者的人们寻找到文字的力量和文学绵延不断的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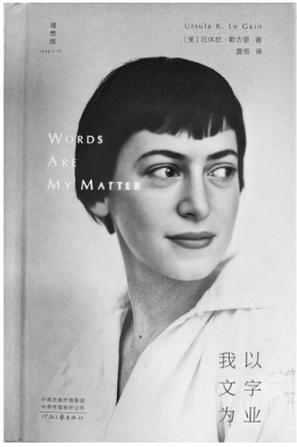
（作者供职于西禹分公司 阎良管理所）

## 段国航：值得细品的一本好书

初识《我以文字为业》这本书是在一个雨天，陪孩子们泡书店之际。吸引我眼球的，恰恰是这个简单直接的、隐藏于角落不太醒目的书名。

或许是这些年的经历更多地在文字工作上吧，对于厄休拉·勒古恩作为文字工作者的心路历程，我充满好奇和期待。然而，当我捧起这本书开始阅读后，那种急于找到共情的狭隘认知，迅速便被书中深邃的思考和洒脱的文风深深吸引。片头那首《心为静》的小诗，前言中那句“哲学在我头脑中仅仅以寓言的形式存在，那里没有逻辑的容身之处。不过，我倒是很能很好地理解语法，那对我来说相当于语言的逻辑。”以及前言最后一段关于作为家庭主妇和作家两项主业之间矛盾处理上，那种不为艺术牺牲生活或为生活牺牲艺术的鲜明态度，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让我不得不跟着作者，继续阅读下去。

《我以文字为业》从结构上来看，分为“演讲、杂谈与随笔”“书籍导读与作者评论”“书评”“作家周记”四部分，共68篇文章。内容包括勒古恩对类型文学的思考、对女性境况的关注，也包括她阅读玛格丽特·阿特伍德、J·G·巴拉德、H·G·威尔斯、珍妮特·温特森等人作品的导读或评论，展现出勒古恩丰富的阅读经历和高深的文学造诣。正如她自述的那样，“过去的生命没有虚度，所做的事都值得为此花费时间。”



我以文字为业

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书中的野兽》一文，她从孩子们的视角和神话寓言作为切口，通过点评休·洛夫廷《杜立德医生》、鲁德亚德吉普林的《丛林之书》以及T·H·怀特的《石中剑》等儿童文学和动物文学杰作，深刻揭示动物和人类关系的问题，批判了后工业文明对生态和动物多样性的摧残和破坏，昭示了人类需要归属于彼此、需要更宽广的身份认同。就像作者期待的那样：莫格里和少年瓦特伸出他们的手，右手伸向我们，左手伸向丛林，伸向荒野中的野兽，伸向苍鹰、猫头鹰、黑豹与狼，于是我们与它们融为一体。六岁的孩子唧唧呀呀念着《彼得兔》，十二岁的孩子读着《黑骏马》掉下眼泪——他们接受了他们的文化所否认的东西，他们也伸出手，将我们与那更大的造化重新融为一体，让我们回到我们那归属的地方。（作者供职于商漫分公司）

生命应该怎样去经营才会更有意义？这个问题永远也找不到标准答案，因为人类的追求总不相同，有人热衷功名名利禄，也有人安贫乐道，还有人守在寂寥又热闹的海滨边，观察动物的生活轨迹而乐在其中。

J·A·贝克生于英国一个小镇，他的人生没有太多大起大落，也不曾行万里路。在他的笔下，家乡小镇像是一个有着寂静色彩的地方，将世人对家乡的夸赞称之为“枯燥而乏味的描述”。即便如此，他内心对家乡的眷恋也能从字里行间溢出。他的目光脱离人群，看向另一个群体——鸟，准确而言，是王者级别的猛禽——游隼。

游隼虽然体重不足两斤，但成年后展翅可以超过一米，有着极为尖锐的喙和无比锋利的爪，行动迅速，是当之无愧的中型猛禽。在城市里生活的人很难遇到游隼，游隼热爱在宽阔自由的海边尽情展示天空勇者的威武姿态。

书中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他观察到的内容，包括平日在家门口海边看到的飞禽，以及他重点观察的一对游隼。在他笔下，游隼如同王者降临一般，总能轻而易举捕获猎物，达成所愿。游隼的飞行迅疾如风，在它们掌控的天空领域是绝对王者，被它们盯上的猎物很难逃脱厄运。

倘若人生也以游隼的方式去生活，或许也能享受到绝大部分美好时光。因为游隼极强的捕猎能力，使得它们很少为生计发愁，因此也能发展许多小爱好。诸如游隼每日都会洗澡，在挑选到合适的水域后，它们会慢条斯理清理羽毛，再花上至少一个小时等待羽毛干透。

接着它们会缓慢地飞行，仿佛在空中闲庭信步，但它们从不放松警惕，不会彻底陷入享乐主义。它们中的大多数，捕猎和进食都极讲究，不仅要挑选适宜的猎物，还会挑选进食的地点，在进食前会耐心拨去猎物的毛发，从喜爱的部位开始进食……当生计不再是压在头顶的稻草，生活也就有了更多享受的空间，让自己成为更有个性，也更有生存意义的个体。游隼如此，人也不应当如此么？

芸芸众生里，大多数人都在追求的路上，也会对一件事发表负面看法，却很少采取行动。但J·A·贝克却把想法付诸行动——在他看到别的科普图文中对游隼的敷衍描述后，他就想写一本游隼的专著，让人们近距离看见游隼的一切。哪怕他写作的一切都源于小小的家乡，却不会妨碍他的文学色彩与科普精神飞扬海内外。由此可见，游隼精神值得效仿，作者这番推陈出新的魄力也不可小觑。

从动物的生命走向人的生命，再从人的生命去映照动物的生存智慧，文字构建而成的这片广袤天地，容纳的不仅是人与动物的喜恶，还有那熠熠生辉的灵魂。（作者供职于西禹分公司 富平管理所）



游隼

# 《东京八平米》



图 / 王昕玥

受生活中的其他乐趣。

更多的人会追求一所城市里的房子，一辆崭新的车，一份足够稳定能养活一家人的工作，这些追求成为我们不可或缺的物质需求。但人的欲望永远不会满足，个人能力的提升远远跟不上理想的进化，期许就化为压在背后的重担，使人长期处于焦虑之中。

降低生活中的部分要求，提高个人生存质量，这是属于《东京八平米》的生存智慧，也可以成为我们经营生活的参考。欲壑难平，便不去填，修剪欲望的枝丫，只延展需要的部分，适宜的风景就能自然形成。

（作者供职于富平管理所）

## 王昕玥：朴素的生活之诗

翻开《东京八平米》是在旧年五月初的一个傍晚，难得一个闲假日，就着暮春黄昏的淅沥雨水，把这本小书读完了。书的行文简洁流畅，没有华丽的遣词造句，一如作者所倡导并践行的简朴生活那般，也像汇入房间的雨水气息那样令人舒畅。

家的概念不仅仅局限在头顶上方小小瓦片，它可以流动至整个城市。省下昂贵房租，物质诉求简单，在都市享受丰富的文化生活，找到舒适感和归属感，足以给人内心安宁的快乐。

她将生活延伸至广阔天地，漫游东京的繁华街头。在漫游中，她听着一则叫《找幸福》的日本传统曲艺“落语”，这则落语简洁优美、朗朗上口，大致意思是：听人们说，在山的深处，天空的远方，有“幸福”之所在/我踏上一趟旅程，苦寻未果，流泪而返/人们又说，在山的更深处、天空的更远方，有“幸福”之所在/而山路上的和蔼老妇，冲我笑着点头/“过了这边的两座山，到达更大的草原，那里有一种叫‘幸福’的东西。”/“它们雪一样洁白，浑身毛茸茸，你一到它，就想抓住它。”/“我在草原待了三年，怎么也碰不着它，直到我记住了它们不再在意，‘幸福’靠在了我的脚边。”

这段落语作为周末小憩的描述出现在书中，却成为全书的核心气质，对于“幸福”的追逐，不在于刻意捕捉，而在于时机成熟，它终究会出现在你脚边。这种笃定的态度会成为人生风雨中一只稳固的锚，它有可能来自八平米的自在空间，有可能来自热衷的工作，当你拥有了这个锚点，就能找到幸福的所在。（作者供职于西禹分公司 古镇管理所）

郭树源：滚石不长苔藓

我很欣赏吉井忍书中引用的那句话“滚石不长苔藓”。她是一个喜欢行走的人，从东京到台北，从巴黎到克拉科夫，又从马尼拉到上海、北京，她的人生就是在行走中度过。她既会欣赏他人稳定的生活方式，也乐于享受永远在路上自在心态，理智与自由在她的字里行间体现得淋漓尽致。

《东京八平米》是一本接地气的散文集，吉井忍像是与朋友闲话家常一般，告知读者她是如何选择住进一个仅有八平米的房间，如何在其中圆满平衡工作、生活和情绪的。

与如今主流观点不同的是，吉井忍对住所的要求不高，她更倾向于把钱花在看展览和电影上。她没有买房的打算，因为过着“滚石般”的生活，一个固定的居所于她而言反而是一种浪费。她接受小房间带来的部分麻烦，也会发现小房间的种种好处，最重要的是可以减轻生活负担，让她安享



8平米中的厨房

# 《将心注入》

文 / 图 马梦

的追求。

成功就是不屈服、坚持和努力。不屈服于生活，即使在贫民窟长大，他依然保持着积极向上的心态，努力打破自己出身的枷锁。即使没有如愿当上职业棒球手，他依然努力通过“特长生”进入大学校园，成为家族三代人中第一个上大学的。不屈服于困难，工作中即使面临各种挑战和困难，他依然坚持不懈地追求梦想和目标。

在这本书中，霍华德不仅分享了他的人生经历，还深入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企业文化和领导力等方面的话题。让我印象深刻的有几点，霍华德早先的职业是销售，偶然发现了一个现象，才知道星巴克。经过调研，决定放弃稳定的职业，加入星巴克。越来越发觉，调研真的很重要。另外，还要有敏锐的观察，才能及早地发现商机。用心体验生活、善于观察的人，即使不创业，也会比一般人过得更幸福。但凡一个企业或个人从群体中脱颖而出、飞黄腾达，其他

我不敢喝咖啡。中度睡眠障碍的我对这种提神醒脑的饮品总是望而却步。我渴望喝咖啡。咖啡不仅是一种饮料，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一种经济。在我眼里咖啡店有一层神秘和浪漫的面纱，总是臆想着冬日午后，醇香的咖啡味弥漫整个空间，温暖的阳光透过落地窗，我坐在桌前一手敲键盘，一手端着咖啡杯，俨然一副成功人士的样子。为什么咖啡经济会成功？为什么成功人士喜爱咖啡？

我在一本书中找到了答案。《将心注入》这本书讲述了星巴克创始人霍华德·舒尔茨的传奇一生。他从一个普通的咖啡店小职员成长为全球咖啡巨头，他的故事充满勇气、毅力和对梦想



将心注入

# 《疼痛部》

## 段仁洁：不该遗忘的曾经

在阅读《疼痛部》这本书之前，我从未拜读过这位出生于前南斯拉夫，一生都在寻找故乡的女作家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的作品。她的生平事迹未曾听闻。直到在推荐书单中看到这本《疼痛部》，翻开了这位被《卫报》赞称为“你从未听说过的十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的神秘作家的传奇。

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出生于1949年前南斯拉夫，内战爆发后流亡欧洲，一生都在反对战争及民族主义。她坚持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写作，但拒绝承认自己是克罗地亚作家，而是将自己定义为“跨国界”或“后国家”的写作者，致力于推动母语的开放性，维护文化的连续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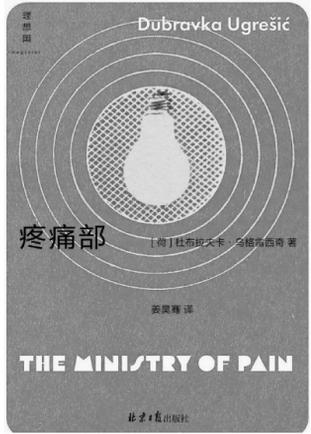
这位传奇作家曾在一次主题演讲中提到：“现在，不仅仅是儿童，成年人也开始依赖缩写和表情符号。我们的情绪也改变了。同样出现变化的，还有我们的感官、我们的规范、我们的交流方式，以及最重要的，我们的时间感。”短短数语，不难看出她对文字褪色的敏感，而在翻阅了她传奇的一生之后，便不难理解这些皆来源于她与文字相处的独特经历。

在前南斯拉夫被90年代内战吞噬前的轻快日子里，她同时栖身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既是天马行空的小说家，也是一位学者，在萨拉格布大学工作。1980年铁托去世后，南斯拉夫最终解体为几个独立的民族国家。1991

年，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宣布独立，杜布拉夫卡也被卷入风波：作为保加利亚母亲的女儿，她在种族上算不得完全“纯洁”；她的学术研究领域也给她带来麻烦。1992年的一篇散文将她与其他四位女作家蔑称为“克罗地亚五女巫”。她在表达对新民族主义选择性记忆的恐惧时，同事们纷纷背过身。于是在1993年，她离开了这个“新”的国家，几乎是毫不犹豫，正如她后来所说，这是一场冲动的行动：“我决定抄起我的扫帚飞走。”

流亡期间她在大学教“斯拉夫文学”。学生来自前南斯拉夫各个国家地区，在陌生的西欧抱团取暖，在成分复杂的“思南病”中，一点点发掘着流亡的含义，文学课堂背后是时代哀歌。而她的三部曲中的《疼痛部》便是基于她的经历逐步展开的。《疼痛部》讲述的是一名前南斯拉夫女教师在经历了国家解体后流亡荷兰，在一所大学教授一门已经不存在的语言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这门课的学生也大都都是为了获取合法身份来获取学分的前南斯拉夫的流亡者。正如这本书的开篇所述：思乡，一个令人爱恨交加的故土，一种无从寻找的身份认同。

她多年来一直在书写“故国”“战争”“移民”“流亡”“同胞”，国家分裂所带来的的一系列信仰认知的坍塌也许就是这群流亡者最根本的疼痛，最后仅有语言成为他们最后的慰藉工具。书中有这样一段描写：“退回曾经故乡，萨拉格布后，她可悲地发现心中曾经认同的、怀念的、记忆中的那座城市也已经没有自己的位



疼痛部

置了，而自己还在一厢情愿地维护它。故乡在她的内心种下种子，让她成长为现在的样子，只是从出走的那天起，她就是散落在风中的蒲公英了。”

杜布拉夫卡曾经说过的“在媒体化的世界里，一切都不是真实的。记忆经过许多个中介，以来丽叶·比诺什或红白蓝编织袋的形式出现，将我个人的疼痛翻译成我的语言。只有这一件事是真的。疼痛是无言的、无用的，却唯一真实的证人。”

我们的国家曾经经历过苦难，让我能够理解杜布拉夫卡，当看到近期登上热搜的哈尔滨，看到“731罪证陈列馆”前排起的长长队伍时，合上《疼痛部》，我心底涌起一种难以言说的庆幸，庆幸于我们国家终是顽强地走出了阴霾，庆幸无数仁人志士染血山河让我们不用成为如杜布拉夫卡一般的流亡者，更庆幸沐浴在阳光下的我们未曾遗忘那些不该遗忘的。

（作者供职于西安外环分公司 长安南管理所）

## 万荣：历史的疼痛，家国的挽歌

前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解体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事。近读克罗地亚裔荷兰籍女作家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的《疼痛部》，让我有机会从流亡者的视角，洞观20世纪末发生于巴尔干半岛的那次历史事件。作者以一个负责任的文化学者向世人揭示一段鲜为人知的民族秘史、历史疼痛，是一曲致前南斯拉夫人的深情挽歌。

掩卷之余，我被她深邃的文化思想所打动，感同身受她的家国遭遇，叹服她对那段历史的精准解读。她勇敢白描了现实社会极端病态者的傲慢与偏执，直指战争与分裂始作俑者的齷齪，以魔幻意识流等艺术手法，淋漓尽致地展现文化的良知与慈悲，以及对无辜民众的怜悯和对始乱终弃者的诅咒。

全书语言精辟形象，所表达的文化喻意力透纸背。比如写战争与分裂状态下，流亡者对家国的缅怀：“他们好像不是在说话，而是在用词语互相抚摸，在低沉的絮语中，将抚慰人心的唾液涂抹在彼此身上”；比如对始作俑者的诅咒：“总有一天，元凶首恶会来到法庭，我一定会去看。他会穿着正装，白衬衫，打着鲜红的领带。领带与法官袍是同样的颜色。”书名“疼痛”似信手拈来。“海牙有家SM俱乐部，名叫疼痛部……”于是，穷欲者的丑恶、狭隘者的阴暗与罪恶，给前南斯拉夫人民造成的“疼痛”便清晰起来：我像童话里龙一样吐出舌头，然后它就分叉了——克罗地亚语、塞尔维亚语、波斯尼亚语、斯洛文尼亚语、马其顿语……

读书明理，格物致知，文化无疆界。战争与分裂只会给人类无法修补的伤痛，唯有国家统一、世界和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永恒的召唤，历史的必然。（作者供职于阎良管理所）